

毛

鄭

異

同

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九

欵程 晉芳 學

大雅蕩之什

曾 是 疆 禦

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按傳于曾是無釋箋義當與傳同是也而正義云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不知去箋意遠矣

流言以對

傳對遂也

箋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

正義對遂釋言文 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人以謗毀之言對王今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

陳氏啓源曰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怒之人宜黜遂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審不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說興矣孔申傳云為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為畜義短于毛

女魚焦于中國

傳魚焦猶彭亨也

箋魚焦自矜氣健之貌

正義女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于中國魚焦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兒與傳彭亨一也

案傳以魚焦為彭箋以為氣自不同孔疏合而一之

非也易大有釋文引干寶注彭亨驕滿兌䷛聯形氣
為一當或本此而不引之何也大抵包氏訓氣健乃
是正義當與後咆哮字義同

抑

遠猶辰告

傳猶道辰時也

箋猶圖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正義訐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以

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

定時未告也

案毛于猶字多訓為道鄭此義尤明確勝毛由宋以
來多從鄭說是也

用過蠻方

傳過遠也

箋過當作別。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

正義過遠釋詁文。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過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別治之。故知過當作別。謂治毛髮故為治也。

案二義皆可存。荆公訓過為逝亦是遠意。嚴氏曰用此以過遠蠻方使之不敢來。儼庶幾未至于亡耳。從此觀之。傳為勝矣。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

箋教令之出如賣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

賈賤德加于民，則以義報之。

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

正義相對謂之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爲讎。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爲之讎。其意言于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

陳氏啓源曰：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爲答。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酬，亦是。含義含與報二語正相對敵，較爲優矣。呂宋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

箋繩曰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手言承順也

正義繩曰戒釋訓文

案毛子孫斯之繩曰訓為戒慎故于此不復為傳鄭本毛傳而釋之考之爾雅繩曰作愬曰當是古有此訓穎濱訓為不絕義自可存宋賢如此等蓋未可盡弃也

淑慎爾止

傳止至也

箋止容止也

正義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曰是所至之處也為人

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以經言淑慎尔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

案二說俱可存而箋尤勝

彼童而角

傳羊童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

正義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又臣則不堪如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則觝觸則于物有所害故以喻于政事有所害此人寔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于政事有所害于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礼天子未除喪称小子下曲礼文引之以證称王為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礼理政事為無知之辭案箋義尤為杜撰不可從讀詩記引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無是礼也此義為長秦氏松齡謂小子非指厲王尤是

柔柔

倬彼昊天

傳昊天斥王者也

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

正義傳以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箋以倬為明大之兒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案此亦箋勝

至今為梗

傳梗病也

箋其執心不彊于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

至今日相梗不止

正義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于比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

案此亦微異而皆可存

孔棘我圍

傳圍垂也

箋圍當作御示多矣我之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正義圍垂釋詁文舍人曰圍拒邊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于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

案二義本自不同舍人特合之耳嚴華谷曰京師及中國既亂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入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逝不以濯

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箋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正義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礼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案傳本左氏為釋本自無悞而箋義尤完備蓋憂亂思賢惟賢足以救亂下文言不能用賢則同為陷溺而已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于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于禍難

正義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己之辞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于禍難

案傳于此無釋似于雍之義為長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箋王為政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于聚斂作力之人
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
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
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
鄭云吝穡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字下稼穡卒
瘁始從禾

正義祿是否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不自
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
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

異于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于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鄭以文勢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于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傳于上文既異于

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
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案子雍述毛其理最長鄭好破字未可從也

考慎其相

傳相質也

箋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
正心舉事徧謀于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
言擇賢之審

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

正義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
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舉事必謀于眾假
使眾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

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案傳箋義本不同孔疏強合之非也自以箋義為長但訓慎為誠雖則有本恐非的解讀詩記引呂氏云考察慎擇其相良是也

大風有隧

傳西風謂之大風

釋文大毛如字鄭音泰

正義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口豐泰也

案此經義似大風非成物之風也毛無傳而釋文以為如字豈別有所本耶要之如字義是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

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釋文陰鄭音陰覆陰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

正義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為赫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

也

案此鄭義為長朱子以為赫然盛怒則去經義稍遠矣

職涼善背

傳涼薄也

箋職主涼信也

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

正義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職主涼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

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涼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案此傳義為長正義言之盡矣

職競用力

箋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

正義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口用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則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

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案此亦當從傳子雍之說蓋傳義

雲漢

上帝不臨

箋天不視我之精誠與

正義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天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異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若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視故云不臨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案王氏述毛義為長也

寧丁我躬

傳丁當也

筭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

正義丁當釋詁文

案丁訓為當本無可易鄭之所解殊覺晦奧穎濱曰
與其耗于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_口被其患也
可謂直截了當矣

后稷不克

筭克當作刻_口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
困與

正義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
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_口削所以記識故云克
刻識也

案傳于克字無訓筭義費解臨川王氏曰在室之神

莫尊于后稷既無以勝旱灾在郊之神莫尊于帝又不顧也此似勝箋

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

箋摧當作唯。嗟也。天將遂旱殺_○餓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

正義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箋以先祖于至于辭不安故轉摧為唯。者咨嗟告困之辭。

案毛意欠醒鄭更未確。穎濱曰我先祖之業將于是摧落矣。最警言醒。又案箋釋胡不相畏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此亦未確。恐毛意不如是。穎濱

云胡為尚不相畏我此亦勝舊義言我先祖之業且
于是摧矣豈有不畏懼者倒文以成章也

我心憚暑

傳憚勞

箋王心又畏難此熱氣

釋文憚毛丁佐反鄭徒旦反

正義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 箋
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旦反憚勞犹畏也

案韓詩訓憚為苦鄭義所本似勝毛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賙給之權救其

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正義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賙以上言王之于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于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太急若言王盡恩于臣也

案此義大同而止訓微異橫渠張子曰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于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此勝舊

義

崧高

以作爾庸

傳庸城也

箋庸功也

正義傳以下云有倣其城故以庸為城 庸勞釋詁
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

案穎濱朱子取毛義東萊華谷取鄭義二義本可互
存庸之通墉于古書未見然古字多通非後人可泥
議也

往近王舅

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予之記

釋文近音記

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案往近訓已上當音以如往我之意也鄭訓為辭亦本毛義但讀為彼已之子之已取音相近則未安耳毛義居正六經正悞已經說文作𠄎今作近形似而訛為近也

徒御𠄎

傳徒御𠄎徒行者御車者𠄎喜樂也

箋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正義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接相成也。

案此小異而大同。

戎有良翰

箋戎猶女也。

正義毛于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案二義皆可通。

以贈申伯

傳贈增也。

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釋文崔集注本伯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正義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
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云贈增也

案此似異而實同蓋增者贈之本義

烝民

古訓是式

傳古故訓道

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

正義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

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

案此箋義為完足

我儀圖之

傳儀圖也

筭儀匹也

正義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

陳氏啓源曰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于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潤為一又移其誤于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為宜釋文儀作義云毛如字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源謂毛義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唯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爰義見下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案毛鄭二義自以鄭為長匹者比方之意儀訓宜古
訓無聞長發此節太信毛矣而其辨朱傳則是也
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

箋愛惜也

正義愛隱釋言文 愛者恠惜之言故為惜也

陳氏啓源曰釋言愛作羨蓋愛羨古通用此詩之字
形雖愛而義則羨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源謂尋
繹傳義可攷證經文者此類是也

案宋以降多用鄭義而朱子解之最明云心誠愛之
而恨不能有以助之由陳氏之言則為隱然莫能助
之義尤古矣

韓奕

虔共爾位

傳虔固共執也

箋古之恭字或作共

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

正義戎大虔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 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

案恭訓共義與宋人近故宋以降多從之然此鄭實勝毛不必強從毛義

淑旂綏章

傳交龍為旂綏大綏也

箋善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

䟽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々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于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于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簞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烏馬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鍤金加于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鞞于軾中虎皮淺毛幘覆其軾倭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

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于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搯之以此為其餘同 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烏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 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之善音善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案大綏乃與儀文稱若授綏之綏未免太小况承淑旂之下其為大綏無疑也

條革金厄

傳厄烏蠋也

箋條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徃口纏搯之

釋文蠋音蜀尔雅作蠋口桑蟲也

正義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虫然也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條革謂轡也此

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虫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曰纏搯之往曰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陳氏啓源曰據䟽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即此章衮曰乃龍首也矣烏鳥乃鵲字也金厄既似厄虫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汾王之甥

傳汾大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茲曰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犹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正義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汾墳音同故亦為大也

王肅云大王之尊稱也。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寔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

案箋有典可依當從之。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頌道義也

正義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于禮當頌故云曲頌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頌以道引其妻之禮。是之時則有曲頌也。

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案傳義稍迂而陳長發深取之又多為之說愚所未

解

燕師所完

傳師衆也

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
築完

釋文燕于見反注同徐云鄭于顯反王肅孫毓並烏
賢反云此燕國

案此燕自是北燕無疑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
城楚邱城緣城祀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念尚如此
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江漢

來旬來宣

傳旬徧也

箋來勘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勤勞于徧疆理衆國

營
釋文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

正義旬徧釋言文彼旬作狗音義同毛既以旬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辨之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

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甸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甸不宜亦訓為徧甸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甸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柎鬯一占

傳柎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占器也九命錫圭瓚柎鬯

箋柎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記者

正義柎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

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非
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
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
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
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乃與秬鬯之酒合和
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
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
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曰卣器也。按春官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
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
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

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 以毛
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
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曰注
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
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
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
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
鬯也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
陳氏啓源曰秬鬯一卣毛鄭異記秬鬯必和鬱不和
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
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為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
鬯人分為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

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
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
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為義取芬芳條暢元因
鬱草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
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
耳何獨取名于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
酒寔為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秬鬯名
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為鬱鬯故周禮分而為二要之
對舉則別椀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
已又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侯鬯草生
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後言古今書傳香
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于詩書

左傳者不一而足皆僞種也並無僞鬱鬯者豈非言
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草出鬱林郡
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
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即此也與藥中鬱金相名同
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鬱說文鬱从林
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對揚王休

傳對遂

箋對答

正義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
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死字非也 箋
以君臣共語耳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

案傳訓對大抵為遂箋大抵為答箋義長者多

常武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為大師

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着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正義毛以為今有赫々然顯盛明々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

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
愛之心于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
此是王之顯祭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甫
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師三公
皇父也言王命南仲于大祖謂于大祖之廟命南
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大師毛蓋見其文
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為卿
士今命以為大將大師皇父在大祖之下則于大祖
之廟始命以為大師其寔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
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于六官何卿
也皇父新為大師未知于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
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

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尊于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于王命親兵也箋以為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二人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望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父為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

禘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以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于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

案此鄭義長

既敬既戒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

正義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言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

案此似不必破字為警毛意當不然

三事既緒

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正義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憇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釋詁云業

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
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
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
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
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
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
于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案此似箋義為長

有嚴天子

傳嚴然而威

箋有尊嚴于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釋文嚴毛魚檢反鄭如字

正義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 言有
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
聞見者莫不憚之

案此二義皆可存而鄭尤勝

匪紹匪遊

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遨遊也

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遨遊也
釋文紹如字繼也鄭人遙反

正義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
之故云不敢繼以遨遊 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一義不得言繼以遨遊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

案二家訓紹字似皆未貼切類瀆取說文以紹為糾

繁似得之朱子從之是也

徐方驛駭

傳驛陳駭動也

箋驛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正義驛陳駭動皆釋詁文言驛駭則駭由此驛故知驛當作傳驛之驛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案二義似皆未穩穎濱訓驛為亦朱子以驛為

連絡郵意謂不如訓作絡驛則明曉矣

鋪敦淮濱

箋敦當作屯

釋文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正義敦訓為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

案宋賢多从毛義是也

王旅嘽

傳嘽曰然盛也

箋嘽曰閒暇有餘力之貌

正義嘽曰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曰然故云盛也

案此嘽曰經文前已有之宜从毛訓孔義聯絡二字

正不必也

如飛如翰

傳疾如飛摯如翰

箋翰其中豪俊也

正義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于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

案此大同小異皆可存

截彼淮浦

傳截治也

箋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案箋承傳意訓截為治遂爾難通朱子以為截然不可犯此為正義斷宜從之

王猶允塞

傳猶謀也

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

正義猶謀釋詁文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

案毛鄭說皆可通而毛義為長朱子訓猶為道亦古訓也可以並存

瞻印

懿厥哲婦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

釋文懿于其反注同沈又如字

正義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滕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五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案毛不破字懿雖無傳知必不以為噫也懿似宜從美訓言其以哲婦為美而不知其為梟鴟師右注谷永傳固如是

時維婦寺

傳寺近也

箋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釋文寺徐音侍亦如字

正義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

歐陽氏修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

案傳箋同而費解當從歐陽氏

舍爾介狄

傳狄遠

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灾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釋文狄毛他厯反鄭如字

正義毛讀狄為逖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
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
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以辭有與奪意為
彼此言維予昏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
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
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
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

案此鄭義為長疏右鄭是也

維其優矣

傳優渥也

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

謹告之不指加罰于其身

正義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 以天之降罔是羅罔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罔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謹告是其寬也

案此毛義簡質可從潁濱曰天降罔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優多于前也似更勝朱子集傳從之

維其幾矣

傳幾危也

箋幾近也言灾異謹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正義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

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幾近釋詁文
上寬者謂微加謹責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
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
故易傳也

案二義皆通鄭尤切

貌曰昊天

傳貌曰大貌

箋貌曰美也王者有美德貌曰然無不能自堅固于
其位者微箴之也

正義釋詁云貌曰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
固釋詁文

案疏合二義為一究之毛義為勝朱子訓貌曰為高

遠高遠亦大也

召旻

姦賊內訌

傳訌潰也

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

正義訌潰釋言文 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

訌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訌言內則姦賊為外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姦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

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

案二義相通可從也

昏椽靡共

傳椽天椽也

箋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亡毀陰者也

正義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亡是椽天

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

解名此人為昏椽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閹人注

云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亡毀陰

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

刑官

陳氏啓源曰閹寺之禍始見于齊之貂宋之疾至秦

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
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
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誅儒戚施妖試喬措
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
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
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
國鈞此輩止供洒掃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
椽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椽訓天椽未嘗以為閹人鄭
箋始以昏為閹官即周禮閹人之官閹昏通椽為毀陰孔疏證成
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為未必然也鄭生桓靈
之世目睹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為此解耳然以論世
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為有見但瞻印篇又以任

閱人為說則失矣

案朱子注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草不潰茂

傳潰遂也

箋潰茂之潰當作彙。茂貌

釋文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

正義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潰茂連文以潰為遂于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兒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

嚴氏案曰柳谷風有洗有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

于成台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台旻潰口回通無不潰
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
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
皆一理也

案嚴氏從毛不從其解最詳而確

如彼棲苴

傳苴水中浮草也

箋王無思惠于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
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正義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
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 又以棲者居
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協故以為如樹上

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

陳氏啓源曰此苴與幽風叔苴之苴不同考韻書水中浮草當讀如槎釋文士如反恐如乃加之譌也

朱氏宦齡曰音沮者乃履中草也未知棲苴之苴可借音否若音茶又于全詩不叶此章叶法未曉詩本音云無韻

案嚴華谷讀苴音茶此朱長孺所疑也大抵苴宜訓水草如云棲在木上其義未免勉強朱子謂水中浮草棲于木上兼用毛鄭之說似仍未安

傳彼宜食䟽今反食精糲

箋䟽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糲

正義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䟽食今精糲而言其富小人也以䟽對糲則麤于糲也麤于糲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䟽糲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粗昏祿之黨食精也

陳氏啓源曰傳解與胡不自昔文義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